

書

黃忠端公文畧卷之三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宋科目考

本朝取士之法大畧依倣宋制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較升貢宋則科舉學較絕不相關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卽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繫名學較其後三舍法行是學較之科舉其不由學較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唯有官鑲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於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卽今

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於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叅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人不過僉書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卽爲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易出身難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敗類此本朝之人物所以遠不及於宋也至於科場之弊亦畧相同有傳義有換卷有易號有卷子出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一人而趨數州者有

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唯童子試有之解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率天下而歸大弊者在主司去畱止以初場餘束不觀出題強裂句讀離絕旨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強半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於空疎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則相望數百年間如一轍也

宋賦考

本朝賦法其類有五曰民田曰官田曰宅稅地稅曰丁口曰雜賦與宋不甚相遠而有宋額外之徵其爲民害者有三和買也折帛也經總制錢也太宗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時乏絕預給官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名曰和買然行之或一郡一邑一歲而已熙寧新法之行遂施之天下後來錢旣不支

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資產物力為科配使與夏稅竝輸此
和買之害也折帛之始以兵興帛價至十餘千朝廷又方乏用
於是計臣創為折帛夏稅每紬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凡納一
疋以一丈三尺三寸折納一兩折納五錢一半折錢丁鹽稅縮一疋
寸折錢餘納本色折納一丈兩項與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
買減五百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一時民以為便其後
帛價已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此折帛之害也宣
和末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陳亨伯以發運為其使於是添酒
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
增三分房錢歛之甚細而積之甚眾名經制錢建炎後踵而行
之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為名又因經
制之額增折而為總制錢先是正錢一貫收頭子錢一十五文

并直達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三文凡四
十三文以二十八文五釐為經制錢七文為總制錢五文五分
為移用錢一文九分五釐為州公使錢五分為提刑司公使錢
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經總制錢之害也
韓世忠駐軍建康漕臣以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名
月椿錢為江東西之害軍興後輸米交錢帛皆增羨耗胥吏賍
銀失主故物亡僧絕戶逃產廢田一切沒入名板帳錢為浙閩
之害皆一時苟且之政錢名雖異其實皆經總制也此宋賦之
大畧雖然宋之二稅皆輸本色本朝悉以金折之其害更甚於
宋矣

荆卿論

燕市號多節俠之士而荆卿以擊劍聞議者謂劍術之疎非聶

政匹也。夫劍術無論已士，惟取其氣節，足以籠蓋一世，其精神足以貫塞宇宙，則事之成敗，謀之工拙，不足瑣瑣者。如欲以成敗工拙論人，則是曲逆賢於武侯，子西賢於鄭國，氏曹沫賢於豫讓，而李斯蒙恬之輩，得與尚父周旦，孳長而較短也。夫天之所歸，雖中才能集丕赫之謨，而天之所壞，雖上聖不能回已衰之運。吾是知事之不成，不足以辱荆卿也。蓋彊秦之威，六國所望而振恐焉者，荆卿以狗屠之輩，入不測之彊，秦舉六國不能得之，秦者而荆卿欲得之，始皇卽其慷慨自任之處，氣魄已有大過人者。觀其悲歌羽徵於易水之時，談笑舞陽於圖窮之會，而箕踞嫚罵於被劊倚柱之際，明以一死等之鴻毛，而以成敗付之天心，偉哉荆卿！直令人生色於千秋，而唏噓欲絕也。故事或幸而就，特可以報燕丹，而不足重荆卿；不幸而不就，亦可以盟寸心，而不足損荆卿。况是時荆卿雖死，祖龍之魄亦足驚唬函關之人，亦爲股慄，而六國未始不爲之一吐氣矣。吾嘗推秦之亡而論之，博浪之椎，荆卿之匕首，致之也。勝廣之鉏耰，棘矜博浪之椎，致之也。不然，舉六國之所逡巡畏却者，而隴畝之慵敢以一夫而掉臂呼乎？令卿有知見夫望夷之戮，鉅鹿之兵，子嬰之誅，與夫驪山之暴骨，咸陽三月之灰燼，當何如含笑九原也。雖然，卿亦狗屠耳，何足齒數？特以士有氣節，精誠而不在乎事之成否也，故特表而出之。

完璧論

信義可以服人，而險詐難以倖成。夫行不測之途，而冀以自全，此匹夫之事也。受小人之誑，而復能曲貸之，此明主之所難也。昔藺相如持璧使秦，見秦無意償城，遂使間道歸璧。此以匹夫

之事而趙爲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王能爲之也當相如之持璧睨柱之時王固爲璧計及其許之齋戒而舍相如於傳舍亦遊釜之魚耳秦之必欲得璧獨不能使左右竊窺之乎若竊窺而途執其夫璧將焉往而相如亦何辭卽幸出矣而秦法最嚴函谷之關使者安能以徑道亡而相如亦安能必其不敗乎卽幸完歸趙矣他日九竇空設於廷而和璧不在於懷使秦王逞其暴怒相如固不足惜獨不能以一旅之師問矯誣之罪乎夫不與璧伐也曲在秦與之而還弄秦王於股掌曲在趙不顧彊秦之威而居已於曲是嬰兒之智也不思國之大計而以身爲嘗是挈瓶之守也蓋秦猶虎也委肉於虎口而復攘之是豈虎之罪乎然則與之否曰與璧而可全趙趙又何愛於瓦礫與之可也如力能却之則曰明主不愛玩好獻璧而天王以賄聞不敢也旣不能却又不忍與則遣一介之使至於秦廷曰秦大國也恐欺趙秦何不先予城趙焉敢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乎如此則與之得也不與亦得也趙王昧之相如不能進之并平原家客亦無有畫此謀者乎然則相如之失計不在完璧之時而在奉使之初也此一役也以匹夫之事而趙爲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爲之秦可以伯

汪文言傳

汪文言字士克徽州人也初名守泰爲人任智數能測人於容動色理氣意之間少嘗推擇爲吏非其好也同邑黃黃石以貴郎建言有重名識文言於闕茸之中又因黃石以交金沙于中甫中甫主持東林壇坵爲邪人所側目文言由此知朝廷之上某某者爲正人某某者爲邪人尋中甫遣之入京與一僧俱文

言以僧不足共事謝齋糧不受乃單身以去時萬曆癸丑甲寅
間正人漸被排擊日以銷燼文言遊諸賢豪間恂恂若無所知
者躡足屣語時見端緒察奄寺中有東宮伴讀王安乃心儲貳
且端謹知書謂其可以濟國事遂傾心納交焉相與談世事之
得失辯人才之邪正安聽之嗷嗷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
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
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
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用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潦之
逮後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蓋安之謀居多其奔
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庚申歲顯皇帝崩兩朝官府之難
維持調護外則徹稅奄發內帑起用諸賢一切善政安與南昌
同心共濟文言居中通彼我之懷時正人頌其功不啻口嫉之
者日以益衆客魏既殺王安卻輔忠承風旨叅革文言監生出
京尋有旨逮之下法司得末減文言益遊公卿間門外之轍愈
衆福清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高邑應山桐城嘉善俱
延之入幕甲子四月阮大鍼與桐城嘉善有隙而給事中傅樾
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教間繼教奄人應星則魏忠賢之養
子也大鍼主謀樾出疏言桐城嘉善引文言爲腹心壞朝政送
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余與金吾頗善嘉善書片紙
示余事急矣勿殺義士余因謂金吾曰文言不足惜使縉紳之
禍由文言不可益余未嘗與文言交也讞辭卒無所坐中旨廷
杖之而已亡何局大變劾文言者疏數十又復逮幽囚考掠五
毒參至卒不誣正人一言文言楚痛中張眼視主者大聲曰汝
勿得妄書招辭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不起矣

黃忠端公集 卷之三
六
爲說者曰本朝人主見士大夫之日少。大阿之柄盡歸奄宦。故外庭之大聲疾呼不足當與。窳之顰笑君子避交結近寺之名。則奄宦爲邪人之所窟穴。由來然矣。然楊邃菴以之除劉瑾。王文成以之定濠難。亦視用之何如耳。梁汝元因藍道行而去嚴嵩。卻樗朽因陳洪而起新鄭。及文言皆以布衣操縱天下。賈子曰列士狗名。夸者死權。其斯之謂與。

止阮大鍼禍始書

及門者再每值大老車騎輒悵然而返。弟非留兄之客亦無留兄之舌。只爲世道緊關轉鞬。此日把住亦此日故。不得不爲痛哭流涕之談。自政府傳受衣鉢以來。玄黃之戰日無停晷。勝者常在。小人負者常在。君子然其神叢。止在政府。君子猶得以口舌之力撐持於急流。故當浙齊楚三方合縱之時。一朝而遂可解散。今衆正盈朝。政府之窟穴一空。可謂君子得志之秋矣。彼小人者所處愈危。則所謀愈工。所憑之神叢愈險。墨勅糾封取之如寄。二三醜類方借此以鳴得意。其發端非一事矣。且所謂神叢者。內難初定。求助外庭。亟欲人心豫附。羽毛豐滿。以爲惡言不入之計。蓋未有兩相求而不合者。雖然亦視君子之舉動。何如耳。吾無可乘之隙。則同舟可以共濟。苟有可乘之隙。則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矣。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自兄之長吏垣也。邀弟與魏廓圍章魯齋。陳帖月四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酒未寒而終養之疏已出矣。於是疑者四起。謂兄與同事諸君子不合。借一去以發難端。夫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非無私憾也。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以相成耳。兄生平自許如何。豈遂

黃忠公集卷之三
遲於一激不顧國家而唯私憾之是釋乎何疑者之薄待兄也然旁觀之小人已忻忻而相告曰彼有隙之可乘矣艸搖風動百毒齊起則所以中兄之心者亦無所不至譬如畫龍已成待兄而點睛也兄亦念此番決裂天下尚得享承平之福乎此時兄卽在山林亦當出而匍匐救之賈偉節西行以解禍是也况乎以身爲疑府以身爲事始貽小人之口實開君子之彙門元祐熙豐不知將居何等耶若爲一身計功名爲功名酌去留猶落二義不敢以入兄之耳矣

止魏廓園抄叅卹典書

今早會李次見知貴垣欲抄叅南宗伯一事年兄屹然持正起九原而斧鉞之豈不爲國法凜凜但弟以世俗之見兼叅以吾黨之同則敢効惘歎可乎夫吾黨氣脉全藉年兄樞筦其間今

顧天下大勢十去五六豫章以二三跳梁業已決蹄山右意見近多齟齬而執牛耳者且日從而睥睨之此二西到底決不肯降心定有一番變動所恃關中首尾照應稍有聯絡而司馬門一閉人心已搖動矣今復欲抄叅宗伯安能使若輩安枕是一閱而散之局也年兄在禮垣時曾執大義抄叅兩卹典人心至今嘆服然章魯齋之中變却爲劉石閭一燈不平而王立字象恒之事至今葛藤未了况兩公不過以大義裁抑原未說壞人品今若抄叅宗伯則和盤托出生平盡現豈止兩撫之不得卹典已哉將關陝之人情豈止魯齋之中變與關上之葛藤已哉弟知年兄所持者法豈暇照管人情然人情亦有天理處譬諸人之動力不仆骨也朝夕相與面也有骨無面天下豈有此等形骸亦骨肉停勺之爲人而已矣年兄日以收拾人望聯絡吾

黃忠端公集卷之三
黨爲世道第一緊關。今以臭味之得力者一朝渙散，願熟籌之也。人情每從不足處調停，進言者亦從其不足而規益之。年兄正色立朝，丰骨挺挺，其不足者非正直嚴毅也。弟與年兄肺肝相照，休戚相關，敢爲効其苦口，幸勿鄙夷之。

荅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前日進見某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穆、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於一決。此竇何以至王涯、蹠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旣

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卽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繇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旣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卽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旣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邃菴之內應，徒仗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於魯縞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着痛癢，猶是承

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玄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屬兵。賈勇恃眾。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雷當決諸已。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嫗寒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竝進。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

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癖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刀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卽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艸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劉焦。吾輩其

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垂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魏忠節卒劾之廣微，遂將縉紳便覽於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此見酌中志，畧向若忠節從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千古一轍，讀之祇增流涕。

與李仲達書

捧讀來書，依然都門促膝話言，而光景非昨矣。時事至此，每閱一邸報，如撰一新樂府，出出變換，曲曲動人，而要皆想中可摸。

索者然想，或至之而口不敢言之筆，亦不忍書之。回想我兩人心事絕無與戎亦無佐鬪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必不決裂至此。所謂賜不幸言而中耳。試觀宋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

今元祐熙豐種種合符，若禍止

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吾輩，不惜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洩溺之垢穢之。但從古未有仁賢云亡

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言念至此，雖欲乞靈猿鶴，埋名傭保，其可得乎？弟自邀差出都，放下擔子，便覺耳目肺腸皆爲我有。曹瘋子一疏，彼之所謂走犬，我之所謂恩人。若此時飄搖仕路，無論夢魂驚悸，天下以我輩爲何如人。且幸與仁兄聯席，似深知我兩人臭味者。唯是在鄉亂鄉在國亂，國在天下亂，天下庶幾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

愧良多近報三君子駢死獄中莫須有一案竟殺天下忠臣義士若魏廓園一念時時不忘溝壑非死不了此局可惜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權佞然其爲死一也讒口滿庭邏卒滿天下吾輩卽放浪詩酒亦添一重罪過惟閉門絕客絕不談兵而已何日得解黨禁扁舟往來國家之福卽吾輩之福也

與游肩生書

士任

湖頭江尾忽忽錯過十年來僅付楮紙數番來往終了不得一腔血性當面叫呼如泣如舞一似新亭之淚一似越石之鷄楚水燕山纜帶得半分生氣耳台臺血性男子砍頭嚼胸當遼陽陷沒風聲鶴淚之餘能招呼義旅咄嗟立辦真是一片膽氣籠蓋世界而世界中人不免爲視處之身瓶孔之眼咄咄所囿數年間只以肩事者供此輩之摸索評彈而猶不足噫刻矣今台

臺心事大白於天下而胸中徊環不舍向其憂憂者則以孟淑孔諸人血膽可念被讒未洗此真招揀天下豪傑根本空豪傑相依爲命也昔先主走當陽窮困無措而猶不忍舍百姓於流離此心此理同也孟生廉將與士卒同甘苦長安人能言之某亦時向人鳴其可用今旣受知樞輔當不落莫耳樞輔五防八疏不無過溢大爲輦下推敲封疆又是一番短氣近來邊庭廟堂恒相水火在邊者自恃勞薪不無非常之望在庭者時來冷眼不無過刻之論所謂師克在和如此人情而欲奏膚功難矣不肖直抒胸臆從來不踏人脚步亦恐忌口旋生世間未必能容此直截漢子耳

與寧國鄉紳公書

聞朝廷衆建有司不過撫養百姓與民衽席奸則鋤之良則安

之此其職也有司受若職則任若事不得其職則當罷去某自來茲宣州惟兢兢奉朝廷三尺業知宣州多事之地第欲與民相安無事至於定官解刻全書省舖行革坊里凡可爲百姓請命者惟力是視酬對之間一點朴念率以終始是是非非還之直道善善惡惡本之公心義不能化繞指以受人之頤使亦不能覆巾幘以失已之鬚眉浮沉五年獲戾良多然而一真所投受貴鄉諸名公之知不少不意劉宦之橫嬰兒聞知啼聲欲咽白叟言之淚如雨下不肖自署郡邑數月以來深自恨受君之祿而不能爲地方鋤此窮奇也食土之毛而不能爲百姓畧分痛癢也間理一二詞訟如陳思明張應其輩僅萬分之一皆屈法以徇情清夜自省幾爲愧死於讞詞中稍稍點破以存此一段公案而不意觸豪之忌公然以鐵鍊鎖府吏書是畿輔之地

不減土官台臺出皆有民社之司入則有枌榆之誼出鎮他藩睹此百姓之顛連網多魚亂而可以晏然於上不爲之所乎入顧德里非其姻婭甥舅之行亦吾父老子弟之列聽其呼天搶地活活坑陷而漠不動念乎某已待罪出行邀旨行取可以藏拙爲善地有何睚眦而必輕於一擲則不忍負此小民曠此職守并不忍負諸名公五年之提誨耳台臺試思今之時何時也民窮財盡艸澤俱思揭竿尚可吮人髓血驅之亡地者哉誠恐不諒者以爲小子多事不能安鄉紳以安地方而不知三尺有靈地方不安而有司尚得安焉否耶區區瀝膽皆非塗飾惟閣下諒之

上鄒南臯先生 以下尺牘

菰蘆諸生孰不知有鄒先生而恰意其爲別朝人物如薛文清

丘瓊山者只可想像寤寐已耳而不意得躬逢之謬承臭味進
諸函丈之末舊沿風波管壘不拔下吏亦聽其操戈非老先生
立朝骨力取人驅黃之外則子子孤踪寧足供其七箸也某暫
歸里中方希再覩函丈沐浴微言何意讒人高張先生又偃息
衡門乎夫腐鼠不足嚇清脩之士而况可羈道德之儒進禮退
義老先生自先生生平獨恨宇宙最大朝廷最廣不能畱三朝之
遺老使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也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
疎迂之質僅畱赤子之心不顧世有周旋眼有青白亦豈能浮
沉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
貴之中便足了事也

與周柱瀛

九華之遊幸際天時而未窮地勝歷來遊者望崖而返緣僧人

指點諸名勝爲人所得恐他山生色而地藏反至冷落以故將
鉢盂天台諸峰一筆抹殺而遊人無濟勝之具却步不前亦以
叅禮地藏便窮勝地不知太白所云天河掛綠水綉出九芙蓉
在望而覲面相失山靈能無嗤我太白陽明殘碑荒宇往來人
只識禮佛求懺誰肯爲兩先生一新廟貌者不朽之事當玉成
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

我四人俱作李官後乾颺兄以讀禮行而我三人俱廁玉筍班
中尚覺偏插茱萸少一人矣胡爲乎仁兄飄然出都門哉無端
狂浪卽有長年三老莫施一篙之力未幾而舉國蝸蟾合局翻
掀當事諸君子如疾風之掃秋葉孰謂仁兄之去非福也時局
一轉茫無畔岸不惟位置顛倒而殺機一動大獄將興岌岌乎
有性命之憂莫謂今日之轉局又爲福也仁兄恬雅清真固不

宜久作外官但顧茲風塵未定流波正起今且棲息於外以觀
時事之自定又孰謂仁兄之淹流非福也若他人畢竟作套語
以相飾矣弟不敢也弟之心事如虛舟而忌者不無鷹眼然而
弟不懼也局着勝負人事升沉自是常理惟以不愧人鬼者爲
是依傍非也躍治非也自反生平惟此拙趣仁兄然乎否耶乾
颺推轂者衆牡丹春暮獨占富貴則仁兄之暫畱與不肖弟之
遭忌亦孰知其非福也

復申維烈

每經吳門定煩垂盼而一腔膽血盟心有素弟爲書生時咕咕
章句原不識國家典故微榮一第夔伏關津者五載聊於邸報
中竊窺世事已知非太平景象今投足春明僅僅五月得以飽
看長安之所爲孜孜急急寤寐經營只了門戶兩字一處未完

一處補之一着未下一着繼之而真正宗社大計邊塞安危神
情全不屬焉看此世態捱多少時光昔人云棟折榱崩僑將壓
焉吾輩生此衰世墮此危機七尺安付其誰知烏之雌雄

復胡太六

別在吳中得侍堦墀談及時事紛拿未嘗不披肝亦未嘗不變
色也轉眼三年局法日幻蹊徑日多明知相傾相軋之風大家
爲一官起見原無大奸大賢其中而騎虎已成遂至難挽今日
之勢深言不可淺言不可擇人而交不可擇地而蹈不可處不
諱之朝而言官至此反覺啼笑不敢者令人真不可解也辱承
大教極爲言官藥石而以處今日更難之矣某初入班行原無
知識但認取本心而行不敢依回以負明教台俸已滿旦暮還
朝得如向者下吏以待左右私心竊几几焉

與詹曰至

曰至翩翩能文兼遊賢豪間此季世公子中不易得者然名能成人亦能累人惟信心獨往必求爲可至以無虛其所至而已某在宛上無一念爲名無一事爲名亦惟盡吾信心獨往者而他何有焉地方之事在一日則做一日既去矣直聽之耳

復大年兄

藉有黃楚之命得以尊酒論心意謂可作平原十日驪而無如星鞞欲動攀袂無從迄今耿耿後於葵簿處屢接翰教至有五奇之說慶吾弟兄相得然弟意猶有未暢者原係宗祊又生同地何以知音未面直待老大始以武林爲作合之鄉則相見之晚一也本爲鴈影又齊鴈塔何不使我執鞭從事長聆塵屑而碁置一方不惟孤陋兼苦風塵兄爲國使弟作津吏二也符離

轂擊宛陵促膝皆如飄風之過樹杪迅疾不停所謂恨相見遲怨歸去疾三也吾兄咨俸合與考選氣骨原是上流驟躋清華弟抱此凡俗之胎執掌簿書日甚一日波濤遂爾洶湧鈎棘因之支蔓四也尚望以意外之緣爲異日之補令吾兄弟出則共撐世界處則同老林泉花月相嘲琴尊相樂亦人生之大快也

與來馬湖

兄臺半生俠諠固爲海內有心人共識偶逢時事之會得吐其奇一日而鴻猷卓伐隆崇朝野咸以來道之非徒詩酒爲雄者也丈夫有志氣不迫不現如遭逢順適不過跼踖長安從風塵齷齪中作一瑣瑣京堂已耳孰與身荷當世之重而投足便係安危者乎今東西合謀消息甚緊當事俱在醉夢臺下厲兵秣馬相機勤王千載功勳此其時也不肖血性男子睹長安醉夢

之人叫喊不應令人咄咄短氣於是乎深信外官之得展其手足而實有裨於國家也李懋老且晚望入春明而且錦旋矣當此急難誰爲擔持者世態皇皇恰似做箇高官了我身事其餘非我計也奈何奈何

與喻養初經畧

恢復故土是一絕好名目而復之有其兵否卽復之後能以遠守遠否抑又將竭中原以守遠也國家昔失大寧矣失河套矣此時正際全盛何以未復塊土也廟堂之人但聞關上欲進兵果司馬之請戰乎其鄧艾之入蜀乎機關未審而人皆恃之且動稱於主上之威嚴樞輔之妙筭有胸而不敢出諸口也民力竭矣復請益餉其何以應台臺老成持重必有熟睹於此者樞輔此行頗輕然咫尺闕廷而不見天子且致宸旨霜嚴國體所

損多矣中有所懷敢以相質惟台臺秘之

與王葱嶽十丞論改折

東南思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一事暫得俞旨而仍復反汗果不出老公祖所料者老公祖旣已布之於民而部覆又改之於上部可不信其明旨而老公祖何以不信於饑氓此皆情勢兩窮如何料理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爲遺憾而部覆無端又欲取永折之紹興而暫徵之彼固未識錢塘曹娥天所以限浙東西也公揭發抄萬祈老公祖同按臺公祖力爲主持以救此一方剝床之恐并附簡末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四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宛陵詩

辛酉春日余因兼攝糧事督運蕪湖潘景升以詩見贈且
議修江上志次韻以復

星軺偶動載春陽
雪色梅英迸作香
暫出批糠陶面目
何緣藜火著文章
五年役吏風塵滿
二月寒江雨棹忙
治粟漢臣原有
業羨君臥閣賦長楊

黃真長先生新膺寵錫總會六邑漕計暫蒞長河
適逢水次賦此

潘之恒

歡傳恩命溢陵陽
流澤春風滿路香
獻頌久應歸淑問
運籌聊為借平章
尼山講德占星聚
禹穴探書輯瑞光

試向長河標砥柱更煩川濟作津梁

秋暮同周玉汝汝璣登九華

一路秋光澹可憐獨飛蓮瓣淨娟娟上山十里憑霄絕回首雲堆似玉田

山脚看雲如絕頂及躋頂處又平崗沙彌絲管專供奉吹徹秋風度水長

誰將九子作名談太白當年發秘函一廟至今留勝蹟蕭疎仍似夜郎南

芒鞋筇杖興難禁踏處無邊空翠侵絕壁雙爲懸姓字敢云山水竝高深

滿袖清秋趁健身歸來小閣對談真一僧記取紫衣者爲道周郎舊主人

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烟斷艸萊中好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祠瞻禮同

一生幽僻佳山水絕代風流勝友朋他日天涯尋宦迹月明共憶此時登

登望華亭

曾陟華山覓勝因不如望裏倍精神欲飛欲伏凌空見疑虎疑虬當檻陳忽捲晴嵐開畫戟仍含雲影擁朱輪披吟太白芙蓉句片片層霄舞媚人

春日早行

抗旌經古道暝色未全分漸隱林間月微生海際雲輕陰開積翠細艸落青芬誰破曠曠曉鳴禽客底聞

正怯春寒候羅衫不耐征露含花眼睡霧盡柳絲輕耕饁迎初

黃氏詩集卷之四
旭輪蹄快乍晴前驅休咤叱圖史一肩橫

馬上

層冰積雪逗村家半去春光柳未芽一日鳴驄南陌上黃鸝已
鬧杏頭花

同胡馨寰虞乾颺周玉汝集涵秋亭

羣玉山頭一徑通孤亭踞頂破空濛霏微翠影江流外掩映湖
光艸色中座客雄詞分謝李碑文荒蘚辨魚蟲攜尊尚欲尋幽
處烟火千家動晚風

遊華蓋洞洞有寺久廢太守胡馨寰興復

古竇深深行處難玲瓏寶蓋下仙鸞石非帶雨長流溼洞爲棲
雲自貯寒梵宇新開支遁席并州嘗指葛疆看談詩核韻忘時
法劇飲肯令我輩寬

周玉汝年兄招遊郊外梁昭明廟

積雨纔生霽郊前士女稀相將斗酒去往看綠陰肥廟古猶餘
像僧閒自采薇冠纓且暫解棋酒動相依遠鳥啼春晚孤枝映
夕輝久濡人事裏那識歲華飛

秋浦州

江城三月綠迢迢一片新烟帶雨嬌送盡王孫何限意偏留明
月伴中宵

與虞九階胡助之兩兄丹陽湖舟中

帆影晴光入座看平波千頃去漫漫近阜曉樹初生碧遠道歸
鴻早破寒佐酒何必紅妝在糾詩莫教白簡寬造幽舒興狂歌
發函谷西封只一丸

寄曹元甫

交道何寥闊古人與頡頏酸鹹貴所絃指總相將籌士中原
狹盟心白日長祖劉直接踵陶謝與分行意氣干霄遠精神徹
底強尼坡漉酒日金柱水雲鄉論世非無事埒鬚更着狂終軍
誠孺子充國亦尋常買駿豈天種式蛙感賢良所憂徑路別無
異鬼狐張戎馬猶關塞裹甲在廟堂似君靈性迥何術護孤陽
豐劔光雖燭旄頭氣尚揚隴雲沉水黑邊艸咽沙黃多難仍多
議擇交勿擇方骯髒我自愧迂懶爾能忘力盡供毛穎名稀到
帝疆馳驅愁拙計樸訥耻時救壯士誇如虎雄心欲掃狼願言
各努力昂首向雲驤

謝唐休寧

灼洲

遺松蘿

婆娑奇種出巖表飲露吸風枝餘小雀舌吐時柳欲絲山僧採
來春未渺得君同臭有餘馨羨此清骨世所少一縷烟清鑪正

綠陰夾岸正成幃疑雪疑鹽總是非
倏爾隨風呼陣陣依然漾日舞輝輝
看他人幕姿原薄容易粘人骨自微
寄語春光不久住沉波何處不能飛

夏日同曹元甫履吉坐凌雲山

我來敬亭下江練仍如昨青山在目前謝公如可作入城畏塵
囂借此看樓躍置足不厭高洗心漸以擴素波湧湖口微風來
叢薄俯視亂帆影來往相約掠指掌天下事宛然丘上壑我願
驥尾蠅君其鷄羣鶴相逢欲解劔無忘今日諾豪歌俠少行晚
霞爲吹落

采石

遊采石者大畧憑弔謫仙眺長江指點牛渚天門諸勝以爲
美盡在是自馬仲良曹元甫諸子循背覓奇向余獨誇所得

辛酉二月同胡助之和州返棹呼舟子沿磯訪探每轉一曲
輒叫絕不止更妬諸子之先我得也助之轉一語云此山開
奇較早太白已先諸子得之矣

天開絕勝橫江脚恣爾後先此中索有友同誇采石磯
嶙嶙山骨衝波惡中流凭楫神先往近前篙師故欲却大叫一聲纔轉
舵波面容與壁面削晴光激射增璀璨巉巖突兀聳廖廓或憑
長風勢欲墮或挾怒濤凌虛躍下有萬仞之深潭鬼怪蛟臣此
中泊上無尺寸之土膚乍詫巨靈斧痕鑿蒼藤橫亘盤老虬但
聽半空騎鵬鷁曲曲狂叫聲不休似與靈石相吞薄還思千古
英雄氣一種磊塊肯寂寞幾人橫槩爭咽喉幾人索句酬鋒鏑
長江風景看不厭寧許謫仙獨領畧

水陽舟中

敬亭朝發隔重岑詩卷相隨度水潯雜羽競投春樹密孤竿自
釣晚蒲深纔舒望眼波光白恰送輕舟月魄臨時序漸移炎氣
近快風蘋底正開襟

溧水署中晚坐寄張癡生

閒亭得暫憇幽思入重玄漏影穿枝斷驕禽送客憐渾忘城市
裏似住水雲邊世事徒勞我清芬滿座前
有郊惟麥穗入署盡棠陰方聽漁樵話知無鼠雀侵松風來舞
鶴蘿月上彈琴玄賞知音者機忘息自深

重過丹陽湖懷虞九階胡助之

行役不辭辛東奔復西驚宛上未煖席丹陽經再渡蘋風吹襟
解湖波淨衣素空闊天漸高瞬息脫如兔岡巒在疑似雲樹何
曾顧舟子占風便厨人烹鮮舖向來拽帆時憶是論詩路鴈行

青忠公集 卷之四
差遲疾鷗羣爭散聚隔別未重旬此衷如欲訴意定茅山往君
其肯亦步

寄劉啓東

重理玄黃說世界亦此義是局必翻新下着定鬼異十年架上
紙都作時文字一日遍長安聞見爲驚悸此屬盡身謀誰知底
國計冰山正寒沍靈光惜獨歸鍾玉俱燦原驪珠亦遭睡向北
有同心賈生何處淚
自愧生原晚不知已往案曾見論學書派流如河漢射策怯先
登小艸慎自扞惟恐辱絲綸安知來璀璨時余方受命君其女媧手
閒却無嘆十載老田間中原方發難但云無救時鳳乃作鴟
喚聖主勤寤寐昏夜應知旦

題深秀亭亭在深邑神君之後春暮構成翠色氤氳飛鳥

上下郊外之概一聖俱收癡生要余遊并請顏之遂題曰
深秀亭而紀以詩

一亭靈宇後林壑此中收水氣空濛現岸容蒼翠稠羣峰隱樹
杪三面擴郊疇疎密分籬舍矯奇看栢楸雨闌雲暫薄春老葉
方桑田峻村村急鳴鶻句句幽人居帷幄裏境展畫圖游各叙
吾鄉勝還論世事愁試茶俱名品汲水亦清流片席揮題處深
深秀色留

立夏後一日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圖

密約同尋郭外奇雨餘風日淨相空一灣流水金陵路幾處豐
林初夏時但挾友芻成遠寄稍違案牘快中私箇間妙理許誰
領天半鈴聲靜裏知

候直指未值畱溧水署中數日

青思齋公集 卷之四 七
不住輪蹄行役辛翻從忙裏獲閒身清緣聽我奢山水曠覽憑
人羨主賓莫使鶯花空擲老相看蘘艸又添新疾遲得失渾難
計風景俄分物外親

自述

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闢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強
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兼咏便馳突去而學訓詰昏昏若
滅沒移卷就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奈
公令嚴舍此進取絕類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千人到
處遭缺折父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分空勞切
自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可降篋笥竟自割隨時施朱
鉛我枚亦濃沫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
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誇篇章我焉敢嗔喝棄置

近十年重將門戶列靈之以山水擴之以風月突兀天地間至
樂未嘗闕

登大茅峰

入山未深先止仰相次諸峰如爭長凌梯直上最高峰二三宛
然在僊掌但見與人樹頂行飄風忽忽發靈響回瞻一身如白
鶴廻翔天外已決網俯視唯知平野青誰辨吳門與江廣道人
引我飛昇臺只覺無翰亦神往但問仙人何所需他鄉盡歲相
祈饗紙灰撲面像設黃未知縹渺作何想果有丹訣肯傳人豈
在區區感應上

茅山流觴同王伯后林句容

何必蘭亭在永和清流幾折汎平波得杯在手休嫌數信句繇
人可當歌石底頻飛蒼翠影溪聲似帶竹絲過時明自不比東

晉笑語無妨壓薜蘿

乾元觀

法觀全非昨恍然見西山紺碧先奪目歎置亦生顏斷碑會意
補古鼎積文斑奔濤起雜樹懸壁落層灣坐我茅茨下纍纍結
雙鬟所喜遊汗漫始知大地寬如何一山內喧寂不相關

早發中山

早發中山睡眠初長堤濃柳隱征車病多合爲侵風起馬溢終
因帶雨餘隴麥漸黃怡婦子村田正綠苦耘鋤况逢缺餉增輸
日天意將何慰鄙居

四月見蓼花於池陽

江城四月蓼花開怪底秋光入座來艷奪紅榴應見妬冷欺碧
藥尚含胚長同候鴈孤汀宿忽與啼鶻茂苑隈秋浦還知秋得

早烟波容與爲銜杯

同胡助之周玉汝遊萬羅山

出郭尋舟曲曲移沿蘿幽迥不勝窺突懸列石飛崖絕共奏諸
山集水滄大畧閒情成勝往徧於冷處得遊奇天門江祖遺踪
在好拂荆榛手勒詩

江祖石舊有太白題詩

宿蒲橋舖

陵陽五月雨中程播穀啼規徹夜聲應笑役夫忙不了農桑功
課兩無憑

夜至皖江逢周玉汝胡助之

歷水崎嶇百折回皖江月白淨無埃已知好友艤舟待十里竿
頭燈影來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

者俱不能從余為多方獲濟得至晚上因感賦二首

漫說輜軒使者旌從來行路嘆欹傾如注雨聲渾不斷山山出水各相爭塞野連雲迷古道波光一片暗心驚險如萬騎驟馳突聖若平地捲長鯨初試纜及行人膝須臾馬鬣已縱橫呼吸之間身世外從者杳然失死生居人遮道殷勤訴如此風波豈可行

總為浮雲蔽日明豈無攬轡憶澄清從爾掀翻我有主洪濤滿眼心不驚重賞之下勇夫出木罌之中可渡兵有時銜枚踰深澗有時利涉任舟橫投軀暫寄風寧息長嘯看雲波自平尋常禮套無勞爾相從用命即豪英濟世應有微權在如此風波亦可行

送王伯后之南叅軍

我生本癩癖君不負知音載酒隨情往論詩趨物吟五年功行滿一吏布衣心莫調官輕冷晉人塵可尋

隨直指之太湖

旅遊滋味徧嘗茶汨汨隨人轉輓轡是處川巒曾識面相看籬舍不勝圖平原又見禾生穗官道時聞柳噪蛄若考三年循吏績奔馳便可勒勳符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無媒自探適幽情溪上小舟渡亦平笑指兒童隨路擁漫來車騎非山名雨餘沙色明如浴波轉磯頭急欲嗚呼酒高歌連引滿何人緱嶺得吹笙

大觀亭望雨

地僻雲深舊未城只餘亭樹入牕明千山送雨溪頭黑百道飛

黃忠公集 卷之四
泉樹杪鳴應識誅求憐婦哭可堪淫潦負春耕寄言守土求芻
者蓑笠東風最係情

舟泊閩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

斜舒小艇夕陽中乞得閒身問野翁十里芰荷浮淨土滿船綺
縠醉香風歌來白紵江南麗酒泛明霞錦纜紅相許寸心賢地
主恨無舒嘯與今同

同曹愚公遊水西寺時有僧百歲與語

古寺臨流郭外奇烟巒十里競軒眉開雲度磬知驚鶴剝蘚論
文尚識碑花縣惟聞耕雨後老僧猶復憶兒時吾曹身世同漚
影願滌紅塵一淨枝

新秋寄眺軒懷袁小修

長憶齋頭清夢賒故人聚處又兼葭烟光縷縷牕前合水氣霏
霏檻外遮無那孤雲淹李白空將雙劍老張華秣陵聞說多工
賦何似高談得雨花

寄眺軒漫興八首

江城舊說住玄暉千載風流事不違疊嶂樓前疎樹映新林浦
口晚舟歸沙畱月色仍清淺洞隱雲根幾瘦肥今古川原誰得
共可容狂客嘯雙扉

生平孤往得機閒來占城頭溪一彎坐有庭花移晝影住看海
月弄晴顏東山小艸功嫌薄車騎中流淚欲潛簾靜風微香滿
夜時攤魏晉點朱刪

霧隱各區山水妍敬亭靈異尚翫然欲舒極目空遲日長領清
陰帶遠天氣盡偃僂餘勁翼堂虛案牘看飛鸞感時災旱頻頻
崇無那軍輪正渴邊

朝來爽氣入簷楹野馬明牕不敢攖小盎添泉神自迥閉亭喫
鶴韻俱清偶翻買傳書誰似欲擬王裒頌未成此際行藏渾莫
定爲呼松下問茶鐺

悠悠世路借棲枝涕淚新亭未許時一吏津梁誠億矣此生迂
闊欲何之祇愁用劫長安局應笑施鞶孟兒海內豈無匡濟
者漫將霄漢費人推

懷謝猶遺古北樓彩虹夾水鏡中浮讀書止貴搜精騎痛飲便
許屬名流隔岸簫聲憐雨暮孤蓬竿影憶波秋溪頭風物供清
思慙墨裁雲觸景酬

春風回首柳垂絲又見紅林映綠楫眼底無人愁塞北詞中隹
唱憶江南於陵溪刻終何濟朱亥屠埋亦自堪俠骨生來應有
異肯將白面老瞿曇

最喜小軒踞頂遙環溪俯堞隔塵囂有山淡遠施省黛聽竹關
珊代管韶經眼園林連下界清心魚鳥伴中宵謝公畱得驚人
句朗咏深雲天外飄

黃真長寄眺軒小集

馬之駿

遊集誰云是法曹半牕城郭見纖毫齋中展帖辭寒具
松下開簾問復陶匝樹市烟千縷白出雲峰雪一痕高
更誇幽約情何勝明日冰崖屐齒牢

武闡借馬仲良較士次韻

曾憶菰蘆僻著書偶來較武棘門居慢卷寒星清氣繁庭開晴
影夜光疎有懷祭酒封侯日誰賞王孫把釣餘海內非熊應可
得狗屠莫問魯爲魚

燒燭高談破夜冥可如相馬得傳經風中急漏知裘薄匣裏鳴

雷識劔靈落日邊愁將呼癸窮年廟戰未除丁憂時不盡英雄
淚搔首看天眼自青

縱橫鯨豕笑垂纓怒臂何當胡馬鳴初斷葉聲江月冷纔飛鴈
影岫雲生機鋒競弄曹溪舌鈴柝方嚴細柳營此際同心輕暗
許幾人堪築朔方城

橫襟上下紫裊連慷慨平生自釋然蘭氣爐薰消永夜烟光樹
杪接遙天臨池絕勝飛江筆搜古何須泛米船借問步兵厨內
酒莫虛良會擁衾眠

武闈喜偕黃真長分較歡讌累日漫呈馬之駿

籌邊無用治安書鎖院蓬蒿類野居求友快逢簪共盍
論材端覺網非疎楊堤葉盡彎弧後榆影星飛倚劔餘
漫笑陽秋渾浪語人間亦自別龍魚

鼓角風嚴夜杳冥競從黃石問傳經市來馬骨臺生價
探得驪珠握有靈占月喜看將入昴臨池何必更知丁
遙天東望頻搔髮愁說沙塲燐血青

憂時何計請長纓萬里初看試一鳴發策我慚弘內史
論兵誰是駟先生鋒窺武庫談爭捷渴就糟丘弘可營
若道腐儒曾解事却將五字比長城

竟日分牕几席連新如舊賞各依然林衰難匿初肥月
霜薄微膠半曉天奇句揀同爭醬瓿方言真擬獲珠船
無輕聚散尋常迹明日看雲獨晝眠

再渡皖上懷虞九階

江頭五月片帆過汨汨連天岸亦波彈指寒崖唯落木使行重
到聽漁歌

記得維舟皖水滑月明波闊醉餘時應知笑語山川在慷慨清樽入夢遲

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

疎林葉盡晚香清落日征塵一騎輕快靚至尊親名對民風採取上瑤京

漁陽烽火邊臣急南國徵輸太守勞一片憂懷天下計謾誇神雀便聲高

山色溪光寄眺同慙慙杯酒落雙虹且知轉眼簷梅發明月伊人愛嶂中

桐城曉發

驅車曉徑白雲流漢令祠前香火稍殘葉難飛霜氣重晴空似帶雨絲浮何堪襟袖凝寒色却看禽魚動旅愁遙望炊烟林外

早山家多少稻梁謀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

驛路寒烟山色黃曾餘峴首舊碑荒羅公池上畱茶處玉液於今待後嘗

五月五日石臼湖中憂東事

五月五日彩舫行萍花零亂棹風輕山銜日淡雲烟薄水際蘆葦瑟瑟聲擊楫中流浩歌發憂憤一腔舒不平吳人不識緣何事撫景應猜競渡鳴爾知騎正陸梁戰骨新堆沙艸荒旬日兩城無堅壘健兒十萬飲刀芒士女慘辱無哀訴傳聞落髮作

二百年來禮樂地

一旦染衣裳遼瀋藩籬已如此肩

臂腹心曷克主

鞞鼓未肯休中原衛霍有誰子廟堂議論

如扛鼎事外英雄空裂背大臣心膽不畏只畏言官已入髓

黃州詩集卷之四
古
小臣舌上戈與矛但執偏鋒直到底悠悠時事不忍言獨立長
吟出塞篇君不見靖康末紹聖前壞人家國總諸賢往事下場
殘史在洛陽流涕亦徒然

書